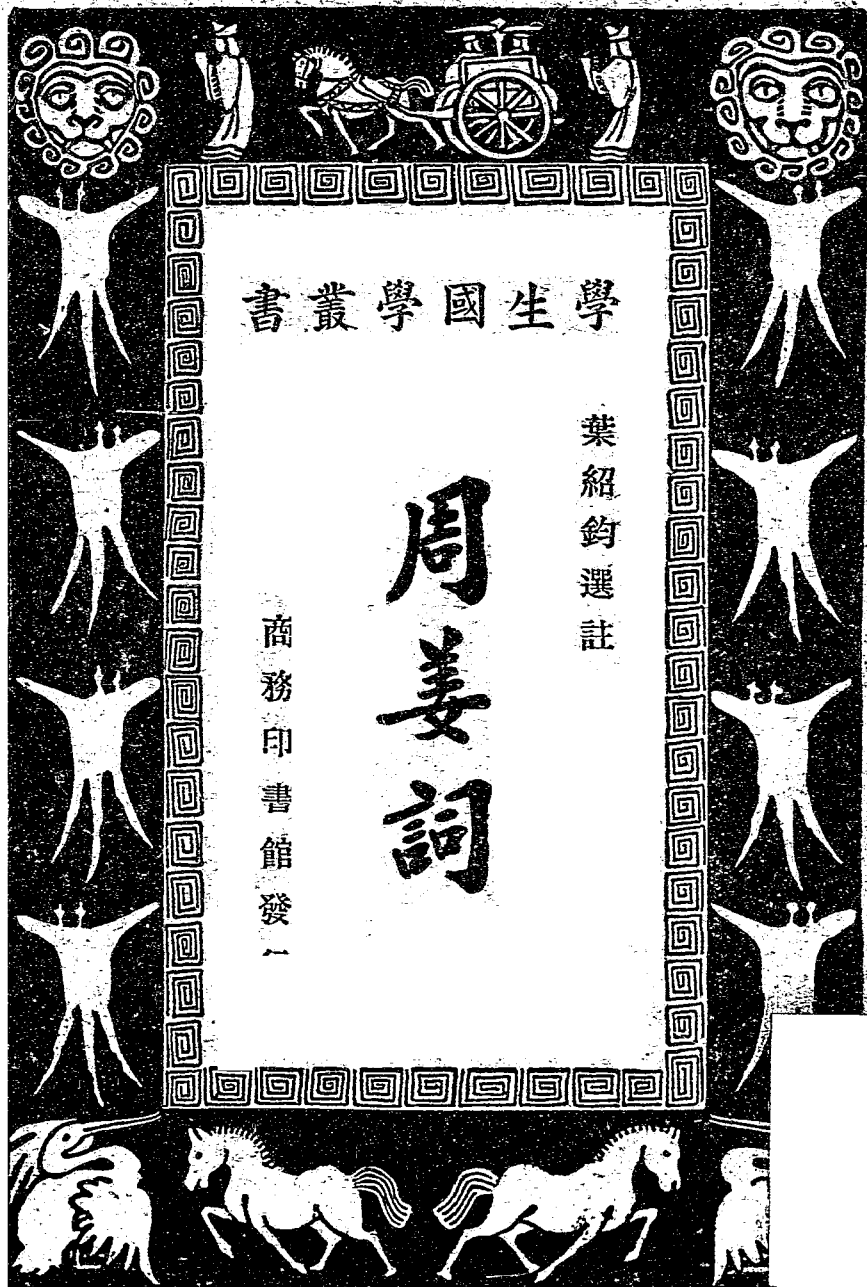


學國學生叢書

葉紹鈞選註

周姜詞

商務印書館發



選註者

葉紹鈞

主編者

王雲五
朱經農

學生國
學叢書

周

姜

詞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緒言

周邦彥姜夔兩人同樣有詩人的天才，同樣是音律的專家，對於詞壇，又同樣發生不小的影響，所以我們把他們的詞選集在一起，成爲這一個本子。

周邦彥，字美成，號清真，錢唐人。生於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死於宋徽宗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元豐初年游京師，獻汴都賦萬餘言。神宗召赴政事堂，自太學諸生一命爲太學正。後出教授廬州，知溧水縣。還爲國子主簿。哲宗召對，使誦前賦，除祕書省正字。徽宗設議禮局，教他兼檢討。出知隆德府，遷知明州。入拜祕書監，進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後出知順昌府，徙處州，不久

○宋史本傳不載生卒年月。據胡適輯詞選。胡又據王國維所作清真先生遺事。

○徽宗頒大晟樂，專置大晟府掌之。

就死了。他的集子，現有以下幾個本子：汲古閣本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收集最完備；四印齋本清真集二卷，附集外詞一卷，彊邨叢書本陳元龍集注片玉集十卷。○

姜夔，字堯章，號白石道人，鄱陽人。約生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五年（一一五五），死於宋理宗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幼時從父親宦遊漢陽，後來他全家就流落在夏口。學詩於蕭德藻，德藻帶他到吳興，以姪女配他。他與當時文人

○這個集子有劉肅的序，說陳元龍『病舊注之簡略，遂詳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達其辭，則美成之美益彰，猶獲崑山之片珍，琢其質而彰其文，豈不快夫人之心目也！因名之曰片玉集云。』可見『片玉』是集注本的名字。汲古閣本並非集注本，也題上這名字，實在不妥。

○據胡適輯詞選所考定。

楊萬里、范成大、吳文英等相友善。往來長沙、漢陽、合肥、揚州、蘇州、吳興、杭州之間，過他優閒的布衣的生活。宋寧宗慶元三年（一一九七），他上書論雅樂，并進大樂議（今載宋史樂志）。五年（一一九九），又呈進聖宋鐃歌鼓吹曲十四首，詔付太常收掌。後以疾卒，葬西馬塍。他的詞，有的在字旁自記歌拍。流傳的本子有以下這些：汲古閣本白石詞一卷，很不完備；四印齋本白石道人詞集三卷，別集一卷；榆園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五卷；彊村叢書本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別集一卷。

邦彥的詞，貴人、學士、市儈、妓女皆知其爲可愛。○這個所以然，與其說一般人欣賞他的文藝，不如說一般人愛悅他的諧美的音律。在當時，唱詞、聽唱詞是

○南宋陳郁藏一話腴裏說。

民衆的娛樂。一個作家作品豐富而音律諧美的，他的作品與聲譽自會『不脛而走』傳遍各地，因為無數愛唱、愛聽的人都是他的宣傳者。邦彥是個音樂家，宋史本傳說他『好音樂，能自度曲……詞韻清蔚』；他又是時常接近妓女的，當然有許多詞特地供給妓女歌唱而作，即不爲着這個目的的作品，由於他的素養，音律自也精嚴，這些作品是妓女與其他愛唱、愛聽的人歡迎的，無意間代他傳佈了開來，而歡迎的人便更多。在一般唱或聽唱的人，對於歌詞的內容往往不大措意，高妙的文藝與粗俗的語句幾乎看得無甚分別，因為他們的趣味全在於唱出逐一個字時的音律；現在人唱崑劇或聽京劇，即使明通詞句，也只翫味那音律的情趣，少有作文藝的欣賞，就是一個憑證。當時一般人愛悅邦彥的詞，也是這樣的情形。

邦彥的詞，大部分的詞人看作規矩準繩。這也是注重作風的方面少，而注重音律的方面多。他們以爲作詞要音律諧美，只消依着邦彥的詞的音律。四庫

提要說：『邦彥本通音律，下字用韻皆有法度，故方千里和詞，一案譜填腔，不敢稍失尺寸。』這不是認邦彥的詞同於詞譜麼？南宋沈義父說：『作詞當以清真爲主，蓋清真最爲知音。』把『知音』作值得依奉的一個條件，就是說依着他，音律上就有了把握。後來詞的唱法失傳了，卻依然有謹守着邦彥詞的四聲以及字音的清濁、洪細等等來填詞的；直到最近的幾年，編者還看見過這樣的作品。其實，這樣作的詞與其他的詞沒有分別，就是與詩也沒有大分別，只是限制較多的別體的詩罷了。

我們現在對於邦彥的詞，當然只能與詩一樣看待，體會他的意境，翫味他的風格；至於他的諧美的音律，我們的聽官沒福享受了。他的詞，大部分是寫兒女之情，離別之感。這是最普通的題材，給一般人寫濫了的。但是他有詩人的天才，所以能寫得細膩，寫得深至。如其用畫來比，他的詞不是寫意畫而是工筆畫。他毫不吝惜工夫同彩色，這樣精心地一筆一筆鉤勒，結果作成神情凝聚的畫。

幅。譬如那首題作『早行』的蝶戀花：

月皎驚鳥棲不定，更漏將殘，軋軋牽金井。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
縣冷。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欄干橫斗柄，露寒
人遠雞相應。

就是一幅耐人尋味的『工筆』。鳥因月色明皎而棲不定，故啼；此外又有殘漏聲，井上軋軋聲。這些聲音驟把離人一夜淒迷，纔得合眼的夢魂驚醒，所以兩眸並不惺忪而是『清炯炯』。在未曾合眼之前，別語是萬分地纏綿，別淚是不盡地零落，因此浸漬在枕函裏紅縣上的熱淚早已冷了。下疊前三語，人起來了，由房闌而庭院，不可堪的離別終於到臨。後二語，上寫居者的處所，『樓上欄干橫斗柄』，樓中人怎樣地傷心，已可想見；下寫野路的情景，『露寒人遠雞相應』，行人的悵惘更何待細說？○像這樣細膩深至的一篇東西，實是一件純粹的藝術。

○採用俞平伯的解釋，見劍鞘三三二—三四頁。

術品，有永久的生命。我們讀邦彥的詞，應該留着心發見這樣的藝術品。

邦彥的詞裏，多用前人的詩，尤其是唐人的詩，只看陳元龍集注的片玉集就知道。這可分爲兩種，一是用前人的詩作辭藻，一是用前人的詩的意境。關於辭藻，不必多說，作家讀詩既多，那些辭藻自然不離筆端，猶如習居一地，那地方的熟語方言自然不離口頭。關於意境，邦彥往往能融化了前人的，更深美地表達出來。能融化，所以滅盡鍼線痕跡；能更深美，所以仍不失其創造性。譬如那首題作『金陵懷古』的西河：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
檣遙度天際。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迹，鬱蒼蒼，霧沈半
壘。夜深月過女牆來，賞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
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實在是用劉禹錫兩首絕句的意境。○但是能不被原詩牽制，寫出來還是他自己整個的情調。并且，他開頭寫江景，風致如畫，勝於劉詩；而末句說劉詩所不會說，卻並非把意境說個淨盡，依然留着許多教人去想的餘味。這樣用前人的詩，與有些人老實照鈔，把作品弄得很死板很破碎的全不相同。我們讀邦彥的詞，這一點也值得注意。

但邦彥的詞也有不用前人的詩及成語、古典，只是說話一般寫下來的。工夫依然很細密，鉤勒成一種異樣的精神。譬如那首紅窗迴：

幾日來真個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醒乍起。有個人人生得濟楚，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真是一幅白描的『工筆』其他如

更深人去寂靜，但照壁孤燈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關河令）

極目平蕪，應是春歸處。愁凝竚；楚歌聲苦，村落黃昏鼓。（點絳脣）

都不假借什麼字面，全由意境的深遠，故成這樣很高的格調。

現在我們略談姜夔的詞。

姜夔同邦彥一樣，精通音律。他的歌曲也極受當時的稱賞。他喜歡自製歌曲。有詩句道，『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在那首長亭怨慢的自序裏說：『予頗喜自製曲；初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故前後闕多不同。』這一種自由，對於作家自有許多的便利；但當時作詞是以供歌唱爲條件的，故惟能『協以律』的他，纔有這一種自由。他卻絕不濫用這自由，不惜費盡苦心來

○詩題是『過垂虹』。小紅是他的歌妓。

完成他的作品，那首慶宮春的自序裏有『過旬塗稿乃定』的話，就可以想見。我們雖不懂得詞的唱法，而讀姜夔的詞，覺有一種自然的音節，清新而超妙。只這樣低回抑揚地讀着，就彷彿神與之會，悠然意遠。他有些詞句，音節有餘，而吟味意境，卻極平常。如

記曾共西樓雅集，想垂楊還嫋萬絲金。待得歸鞍到時，只怕春深。（一萼紅）

音節是優婉極了，但意境實平淺。又如有名的詠梅花的暗香疎影兩詞，論音節實在可愛，——我們不曾選，這裏錄疎影一首：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裏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裏，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卻怨、玉龍哀曲。等恁時、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

張炎說這兩首『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但是，這一首『前段用少陵詩，後段用壽陽事，』○我們只覺有詠物體的支離破碎的通病。即使不論全篇的渾凝，把他分開了看，如從杜甫詩句化出的『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珮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對於梅花也未見十分親切有味。

當然，意境很好的詞他有不少。在較長的調子裏，往往有幾句是絕妙的；卻不是完善的整篇。這是許多詞家的通例。他的意境的好處在淡遠，在清空。用畫來比，他不愛用繁多的色彩，不愛作緻密的鉤勒，只用輕紅淡墨，疎疎地來這麼幾筆，而這幾筆便構成一種光景，足供撫翫不盡。如

凭闌懷古，殘柳參差舞。（點絳脣）

遠浦縈回，暮帆零亂向何許？（長亭怨慢）

○也是張炎的話。

看似尋常，而仔細吟味，卻有極豐富的詩的意境，表現盡了悵惘低回的情緒。近人王國維論詞，以隔與不隔來判別高下。○大概所謂『隔』指費盡工夫，卻不曾搔着癢處；所謂『不隔』乃是就心中情，眼前景，人人所感，所見的一語道破，而情景交融，神韻宛然。像上面舉出的例，就屬於『不隔』的一類；不着跡象，不矜才氣，所以說他有淡遠、清空的好處。

我們讀陶淵明詩，同時總愛讀他的短篇自序，因為都是些精妙的小品文，與詩篇有同等的文藝的價值。現在對於姜夔的作品，也有同樣的情形。他有些詞有自序，幾乎全是詩的散文。如揚州慢自序說：

淳熙丙申至日，予過維揚。夜雪初霽，鷺麥彌望。入其城，則四顧蕭條，寒水自碧，暮色漸起，戍角悲吟。予懷愴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巖老人以爲有黍離之悲也。

雖只六十多字，卻已是獨立而完整的一篇，淒涼荒寂，足感人心。本來，散文比較『率意爲長短句，然後協以律』的自製曲更爲自由，由詩心來驅遣着，自成佳作。至於那首詞，如

過春風十里，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固然能把悲感在淡遠的情調裏表現出來；可是後面就不免犯了『隔』的毛病：從全體講，反不如那篇小序渾凝而無懈可擊。這當然由於爲音節所制限之故。南宋詞家如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都受姜夔的影響，清朱彝尊說他們『皆具夔之一體』。這些人沒有姜夔的詩才，所以掉弄筆墨，只好多作詠物詞；沒有真的感情，新的意境，所以搬來搬去，只有一些成語古典。詞的情味應該是『詩的』，而他們往往弄成詩味很淡的特種玩意兒。姜夔既有這種毛病，淡遠、清空的境界又是他的獨到之處，自然無愧爲一派詞家的領袖。但是，他

有少數的詞，卻受了別一派詞家的影響，全變了平時的風格。如虞美人水調歌頭漢宮春幾首，完全是辛棄疾，如其同辛詞排在一起，很可『亂真』。虞美人裏的『東遊纔上小蓬萊；不見此樓煙雨未應回。而今指點來時路，卻是冥濛處。』尤其有辛詞的豪放的神韻。

我們選在這裏的，是周詞總數的三分之一，姜詞總數的二分之一。選取的標準當然不能避免編者的偏嗜；就是前面的一些意思，也只是編者平時所懷的平淺的見解，未必是允當的評論。本來，文藝的欣賞是讀者與作品的直接交涉；很希望讀者用自己的眼光讀兩家的詞，終於有所見，而編者這一些意思僅供參證之用。至於不曾選入的作品，讀者不妨從全本裏去看；如果也覺得這些無關重要，可以從略，那使編者欣幸極了。

十六年一月作。

周邦彥詞

風流子	一
華胥引	二
意難忘	二
蘭陵王	三
瑣窗寒	四
隔浦蓮近拍	五
蘇幕遮	五
早梅芳	六
驀山溪	六
齊天樂	七
荔枝香近	八
六醜	九

塞垣春	一〇
夜飛鵲	一〇
滿庭芳	一一
花犯	一二
大酺	一二
應天長	一三
玉樓春 四首	一四
傷情怨	一六
木蘭花	一七
秋藥香	一七
玉團兒	一八
醜奴兒	一八

感皇恩·····	一八
漁家傲 二首·····	一九
定風波·····	二〇
蝶戀花 三首·····	二〇
少年遊 四首·····	二二
解連環·····	二四
玲瓏四犯·····	二五
丹鳳吟·····	二六
憶舊游·····	二六
木蘭花令·····	二七
暮山溪·····	二七
關河令·····	二八

萬里春	二八
解蹀躞	二九
六么令	二九
滿路花	三〇
尉遲杯	三一
慶春宮	三二
滿江紅	三二
西河	三三
一寸金	三四
瑞鶴仙	三五
浪淘沙慢	三五
南鄉子 二首	二六

浣溪沙 七首	三七
點絳脣 三首	四〇
夜游宮	四一
一落索 二首	四二
迎春樂	四三
虞美人 三首	四三
紅窗迴	四四

風流子

新綠小池塘。風簾動碎影舞斜陽。羨金屋去來，舊時巢燕，土花繚繞，前度莓牆。繡閣鳳幃深幾許？聽得理絲簧。欲說又休，慮乖芳信；未歌先咽，愁近清觴。遙知新妝了，開朱戶，應自待月西廂。○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問甚時說與佳音密耗，寄將秦鏡，偷換韓香？○天便教人霎時廝見何妨。

○唐元稹會真記張生與崔鶯鶯戀愛事，崔與張詩有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
○伊行伊邊也。

○古傳說秦始皇有一鏡，具諸神奇，此處義不在此，第言餽鏡以表情耳。

○晉賈充女與韓壽相愛，嘗竊家藏奇香與之。

華胥引

川原澄映，烟月冥濛，去舟如葉。岸足沙平，蒲根水冷留鴈唼。別有孤角吟秋，對曉風鳴軋。○紅日三竿，醉頭扶起還怯。○離思相縈，漸看看鬢絲堪鑷。舞衫歌扇，何人輕憐細閱？點檢從前恩愛，但鳳牋盈篋。愁翦燈花，夜來和淚雙疊。

意難忘

衣染鶯黃，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鬟蟬影動，私語口脂香。檐露滴，竹風涼。拚劇飲淋浪。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相。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

○鳴軋角聲也。

○醉頭言頭腦猶帶宿醉也。

郎。○長聲知有恨，貪耍不成妝。些箇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

蘭陵王柳

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絲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回，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攜手，露橋聞笛，悽惻，恨堆積。

○吳周璠精於音律，樂奏有誤，璠必知之。故時人語曰：『曲有誤，周郎顧。』

○隋煬帝疏洛爲河，抵江都，沿河築堤種柳，謂之隋堤。

○周禮有云：『春取榆柳之火。』唐會要云：『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

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

瑣窗寒寒食

暗柳啼鴉。單衣竚立，小簾朱戶。桐陰半畝，靜鎖一庭愁雨。灑空階、夜闌未休，故人
翦燭西窗語，似楚江暝宿，風燈零亂，少年羈旅。遲暮嬉游處，正店舍無煙，禁城
百五。○旗亭喚酒，付與高陽儔侶。○想東園桃李自春，小脣秀靨，今在否？到歸時，
定有殘英，待客攜尊俎。

○無煙言寒食禁火也。荆楚歲時記云：『去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禁火。』

百五卽指『去冬節一百五日』也。

○言酒徒也。史記：『酈生踵軍門上謁，使者出謝。酈生瞋目按劍叱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
陽酒徒也，非儒人也。』』

隔浦蓮 近拍中山縣圖姑射亭避暑作

新篁搖動翠葆。○曲徑通深窈。夏果收新脆。金丸落，驚飛鳥。○濃翠迷岸草。蛙聲
鬧。驟雨鳴池沼。水亭小，浮萍破處，簾花檐影顛倒。綸巾羽扇，困臥北窗清曉。屏
裏吳山夢自到，驚覺，依然身在江表。

蘇幕遮

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檐語。葉上初陽乾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

○五采羽名爲葆，言新篁似之。

○四庫提要言方千里和邦彥詞，「一一案譜填腔，不敢稍失尺寸」，其隔浦蓮近拍此處作
『夷猶終日魚鳥』，可知周詞本作『金丸驚落飛鳥』也。

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檣輕舟，夢入芙蓉浦。

早梅芳

花竹深，房櫳好，夜闌無人到。隔窗寒雨，向壁孤燈弄餘照。淚多羅袖重；意密鶯聲小。正魂驚夢怯，門外已知曉。去難留，話未了，早促登長道。風披宿露，露洗初陽射林表。亂愁迷遠覽，苦語縈懷抱。謾回頭，更堪歸路杳！

驀山溪

湖平春水，菱荇縈船尾。空翠入衣襟，拊輕棹、游魚驚避。○晚來潮上，迤邐沒沙痕；

○長安蓋京師之代言也。

○根漁人所鑿以捕魚之木也。

山四倚，雲漸起，鳥度屏風裏。○周郎逸興，黃帽侵雲水。○落日媚滄洲，泛一棹
夷猶未已。玉簫金管，不共美人游。因箇甚，○煙霧底，獨愛蓴羹美？^④

齊天樂

綠蕪凋盡臺城路，^⑤殊鄉又逢秋晚。暮雨生寒，鳴蛩勸織，深閣時聞裁翦。雲窗靜

○言山如屏風，鳥飛其前，宛入其中也。

○漢書記鄧通『以濯船爲黃頭郎，』顏注謂『刺船之郎皆著黃帽。』此處蓋舟人之代言也。

○因箇甚爲何也。

○晉張翰因秋風起，念江南蓴羹鱸膾之美，遂南歸。此處但言水鄉之樂，無思歸意。

○臺城在今江蘇江寧縣北玄武湖側；本吳後苑城，晉時修之，亦稱宮城，宋齊梁陳皆因爲宮，
與鷄鳴山相接。

掩歎重拂羅裯，頓疏花簾。尚有練囊露螢，清夜照書卷。○
荆江留滯最久，故人相望處，離思何限！渭水西風，長安亂葉，空憶詩情宛轉。○
憑高眺遠，正玉液新篴，○蟹螯初薦。醉倒山翁，○但愁斜照斂。

荔枝香近

照水殘紅零亂，風喚去。盡日測測輕寒，簾底吹香霧。黃昏客枕無憀，細響當窗雨。
□看兩兩相依燕新乳。○樓下水，漸綠徧行舟浦。暮往朝來，心逐片帆輕舉。何

○晉車胤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賈島詩云：『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後人傳爲呂洞賓詩。

○篴音擗（イ又），漉取酒也。

○晉山簡每置酒輒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日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原本無□，從鄭文焯校。

日迎門小檻朱籠報鸚鵡，○共翦西窗蜜炬。

十六醜

薔薇謝後作

正單衣試酒，恨客裏光陰虛擲。願春暫留；春歸如過翼，○一去無跡。爲問花何在；
夜來風雨，葬楚宮傾國。○釵鈿墮處遺香澤；亂點桃蹊，輕翻柳陌，多情爲誰追惜？
但蜂媒蝶使，時叩窗隔。東園岑寂，漸蒙籠暗碧。○靜繞珍叢底，成歎息。長條故
惹行客，似牽衣待話，別情無極。殘英小，強簪巾幘，終不似一朵釵頭顫裊，向人欹

○言所懷之人來也。

○過翼猶言去鳥也。

○以佳人喻花也。

○言綠葉成陰也。

側。漂流處，莫趁潮汐；恐斷鴻尚有相思字，何由見得？

塞垣春

暮色分平野；傍葦岸，征帆卸。煙村極浦，樹藏孤館，秋景如畫。漸別離氣味難禁也，更物象供瀟灑。①念多才，渾衰減，一懷幽恨難寫。追念綺窗人，天然自風韻嫺雅。竟夕起相思，謾嗟怨遙夜；又還將兩袖珠淚，沈吟向寂寥。寒燈下。玉骨爲多感，瘦來無一把。

夜飛鵲別情

河橋送人處，涼夜何其，斜月遠墮餘輝。銅盤燭淚已流盡，霏霏涼露霑衣。相將散

①言萬象呈露者，灑洒如許也。

離會，探風前津鼓，樹杪參旗。花驄會意，縱揚鞭亦自行遲。迢遞路回清野，人語漸無聞，空帶愁歸。何意重紅滿地，遺鈿不見，斜徑都迷。兔葵燕麥，向殘陽欲與人齊。但徘徊班草，唏噓醇酒，極望天西。

滿庭芳

夏日溧水無想山作

風老鶯雛，雨肥梅子，午陰嘉樹清圓。地卑山近，衣潤費爐煙。人靜烏鴉自樂，小橋外新綠濺濺。憑闌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年年如社燕，飄流瀚海，來寄修椽。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憔悴江南倦客，不堪聽急管繁絃。歌筵畔，先安簾枕，

◎班草猶言「班荆」，席草而坐也。

◎白居易琵琶行有句云：「住近湓城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故言「擬泛九江船」也。

◎杜甫絕句漫興有句云：「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容我醉時眠。

花犯 詠梅

粉牆低，梅花照眼，依然舊風味。露痕輕綴，疑淨洗鉛華，無限佳麗。去年勝賞曾孤倚，冰盤同宴喜。更可惜雪中高樹，香篝薰素被。今年對花最匆匆，相逢似有恨，依依愁悴。吟望久，青苔上，旋看飛墜。相將見脆丸薦酒，人正在空江烟浪裏，但夢想一枝瀟灑，黃昏斜照水。

大酺 春雨

對宿烟收，春禽靜，飛雨時鳴高屋。牆頭青玉旆，洗鉛霜都盡，嫩梢相觸。潤逼琴絲，

○言冰盤薦梅實也。

○篝薰衣器；此喻梅花。素被，喻壓花之雪也。

寒侵枕障，蟲網吹黏簾竹。郵亭無人處，聽檐聲不斷，困眠初熟。奈愁極頓驚，夢輕難記，自憐幽獨。行人歸意速，最先念流潦妨車轂。怎奈向蘭成憔悴，衛玠清羸，等閒時易傷心目。未怪平陽客，雙淚落笛中哀曲。況蕭索青蕪國；紅糝鋪地，門外荊桃如菽。夜游共誰秉燭？

應天長寒食

○後周庾信小字蘭成，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又作恨賦。憔悴指此也。

○晉衛玠美姿容，而有羸疾，卒時年二十七，人謂『看殺衛玠』。

○平陽客言漢馬融也。融作長笛賦，自序曰：『……性好音，能鼓琴吟笛，而爲督郵，無留事，獨

臥鄆平陽塢中。有洛客舍逆旅，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融去京師踰年，暫聞甚悲……作長

笛賦。』

條風布暖，[○]霏霧弄晴，池塘徧滿春色。正是夜堂無月，沈沈暗寒食。梁閒燕，社前客，[○]似笑我閉門愁寂。亂花過隔院，芸香滿地狼藉。長記那回時，邂逅相逢，郊外駐油壁。又見漢宮傳燭，飛煙五侯宅；[○]青青草迷路陌。強載酒細尋前跡；市橋遠，柳下人家猶自相識。

玉樓春

當時攜手城東道，月墮檐牙人睡了。酒邊誰使客愁輕，帳底不教春夢到。別來

○條風[△]東風也。

○燕以春社時來，故云。

○唐韓翎寒食詩云：『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人事如秋草，應有吳霜侵翠葆。○夕陽深鎖綠楊門，一任盧郎愁裏老。○

又

大堤花豔驚郎目，○秀色穠華看不足。休將寶瑟寫幽懷，坐上有人能顧曲。平
波落照涵蘋玉，畫舸亭亭浮澹綠。聊分何以祝深情，只有別愁三萬斛。

又

○翠葆言綠竹也。

○宋錢易南部新書載有盧姓者年暮爲校書郎，其妻崔諷以詩曰：『不怨檀郎年幾大，不怨
檀郎官職卑，自恨妾身生較晚，不見盧郎年少時。』

○梁武帝襄陽歌云：『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玉匳收起新妝了，鬢畔斜枝紅裊裊；淺顰輕笑百般宜，試著春衫應更好。裁金簇翠天機巧，不稱野人簪破帽。滿頭聊作片時狂，頓減十年塵土貌。

又

桃溪不作從容住，秋藕絕來無續處。當時相候赤欄橋，○今日獨尋黃葉路。烟中列岫青無數，鴈背夕陽紅欲暮。人如風後入江雲，情似雨餘黏地絮。

傷情怨

○宋孫光憲北夢瑣言曰：『唐李匡威少年好勇，曾一日與諸遊俠輩釣於桑乾赤欄橋之側，自以酒祝之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則獲大魚。」果釣魚長三尺，人甚異之焉。』相候赤欄橋草堂作『無奈鳥聲哀。』

枝頭風勢漸小；看暮鴉飛了。又是黃昏；閉門收返照。
江南人去路渺；信未通愁已先到。怕見孤燈，霜寒催睡早。

木蘭花 暮秋餞別

郊原雨過金英秀，風拂霜威寒入袖。感君一曲斷腸歌，勸我十分和淚酒。古道塵清榆柳瘦，繫馬郵亭人散後。今宵燈盡酒醒時，可惜朱顏成皓首。

秋藥香

乳鴨池塘水暖。風緊柳花迎面。午妝粉指印窗眼，曲裏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針線，探新燕。寶釵落枕夢魂遠；簾影參差滿院。

○金英菊花也。

○燕以春社來。

玉團兒

鉛華淡埒新粧束，好風韻天然異俗。彼此知名，雖然初見，情分先熟。爐煙淡淡，雲屏曲，睡半醒，生香透肉。賴得相逢，若還虛過，生世不足。

醜奴兒

詠梅

肌膚綽約眞仙子，來伴冰霜。洗盡鉛黃，素面初無一點妝。尋花不用持銀燭，暗裏聞香。零落池塘，分付餘妍與壽陽。○

感皇恩

○南朝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於額上，成五出之花，號爲『梅花粧』。

小閣倚晴空。數聲鐘定。斗柄垂寒。莫天靜。朝來殘酒，又被春風吹醒，眼前猶認得當時景。往事舊歡，不堪重省。自歎多愁更多病。綺窗依舊，敲遍闌干，誰磨斷腸明月下梅搖影。

漁家傲

灰暖香融消永晝。葡萄架上春藤秀。曲角欄干羣雀鬪。清明後；風梳萬縷亭前柳。日照釵梁光欲溜。循階竹粉霑衣袖。拂拂面紅如著酒。沈吟久，昨宵正是來時候。

又

幾日輕陰寒惻惻；東風急處花成積。醉踏陽春懷故國，歸未得，黃鸝久住如相識。賴有蛾眉能暖客，長歌屢勸金杯側。歌罷月痕來照席。貪歡適，簾前重露成消。

滴。

周邦彥詞

二十

定風波

莫倚能歌斂黛眉，此歌能有幾人知！他日相逢花月底，
○重理，好聲須記得來時。
苦恨城頭更漏永，無情豈解惜分飛！休訴金尊推玉臂，
從醉，明朝有酒遣誰持？

蝶戀花 早行

月皎驚鳥棲不定，更漏將殘，轆轤牽金井。
○喚起兩眸清炯炯，淚花落枕紅絲

○相逢雅詞作『風前。』

○轆轤言已有人早汲也。

應。冷。執手霜風吹鬢影，去意徊徨，別語愁難聽。樓上欄干橫斗柄，露寒人遠，
應。

又

魚尾霞生明遠樹。翠壁黏天，玉葉迎風舉。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間風月如塵土。
雨？翦水雙眸雲鬢吐。醉倒天風，笑語生青霧。此會未闌須記取，桃花幾度吹紅

又

葉底尋花春欲暮，折遍柔枝，滿手眞珠露。不見舊人空舊處，對花惹起愁無數。
去？卻倚欄干吹柳絮。粉蝶多情，飛上釵頭住。若遣郎身如蝶羽，芳時爭肯拋人

少年遊○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又

○宋徽宗至妓女李師師家，周邦彥先在，聞帝至，遂匿牀下。帝自攜新橙一顆，云江南初進來者。遂與師師謔語，邦彥悉聞之，隱括成此詞。

○杜甫詩句云：『焉得并州快剪刀。』

○李白詩句云：『吳鹽如花皎如雪。』

○獸香，香爐作獸形，煙自獸口出也。

○誰行，猶言誰處誰邊也。

檐牙縹緲小倡樓涼月挂銀鉤。聒席笙歌透簾燈火風景似揚州。○當時面色欺春雪，曾伴美人游。今日重來，更無人問，獨自倚欄愁。

又荊州作

南都石黛掃晴山；○衣薄耐朝寒。一夕東風，海棠花謝，樓上捲簾看。而今麗日明如洗，南陌暖雕鞍。舊賞園林，喜無風雨，春鳥報平安。

又雨後

朝雲漠漠散輕絲，○樓閣淡春姿。柳泣花啼，九街泥重，門外燕飛遲。而今麗日

○杜牧詩句云：『春風十里揚州路，捲上珠簾總不如。』

○掃晴山畫成遠山眉也。

○輕絲狀細雨也。

明金屋，春色在桃枝。不似當時，小橋衝雨，幽恨兩人知。

解連環怨別

怨懷無託，嗟情人斷絕，信音遼邈。信妙手能解連環，○似風散雨收，霧輕雲薄。燕子樓空，○暗塵鎖一牀絃索。想移根換葉，盡是舊時手種紅藥。汀洲漸生杜若。料舟移岸曲，人在天角。謾記得當日音書，把閒語閒言待總燒卻。水驛春回，望寄

○戰國策：始皇遣齊君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也，解此環否？』以示羣臣，羣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

○唐名妓關盼盼善歌舞，雅多風態，張尚書納之。尚書沒，獨居彭城故燕子樓，歷十五年不嫁，後旬日不食而死。

我江南梅萼。○拚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淚落。

玲瓏四犯

穠李夭桃，是舊日潘郎親試春豔。自別河陽，○長負露房煙臉。○憔悴鬢點吳霜，細念想夢魂飛亂。歎畫欄玉砌都換，纔始有緣重見。夜深偷展香羅薦，暗窗前醉眠蔥蒨。浮花浪蘂都相識，誰更曾擡眼。休問舊色舊香，但認取芳心一點。又片時一陣風雨，惡吹分散。

○吳陸凱與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詣長安與曄，贈詩云：『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晉潘岳爲河陽令，多栽桃李，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露房煙臉言花容也。

丹鳳吟

迤邐春光無賴，翠藻翻池，黃蜂游閣。朝來風暴，飛絮亂投簾幕。生憎暮景，倚牆臨岸，杏鑿天邪，榆錢輕薄。○晝永惟思傍枕，睡起無憀，殘照猶在庭角。况是別離氣味，坐來但覺心緒惡。痛引澆愁酒，奈愁濃如酒，無計消鑠。那堪昏暝，簌簌半檐花落。○弄粉調朱柔素手，問何人重屋？此時此意，長怕人道著。

憶舊游

記愁橫淺黛，淚洗紅鉛，門掩秋宵。墜葉驚離思，聽寒蟬夜泣，亂雨瀟瀟。鳳釵半脫

○榆莢狀如錢，故云榆錢。

○杜甫醉時歌有句云：『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檐花落。』

雲鬟窗影燭光搖，漸暗竹敲涼。流螢照晚，兩地魂消，迢迢問音信，道徑底花陰，時認鳴鑣。○也擬臨朱戶，歎因郎憔悴，羞見郎招。○舊巢更有新燕，楊柳拂河橋。但滿目京塵，東風竟日吹露桃。

木蘭花令

歌時宛轉饒風措，鶯語清圓啼玉樹。斷腸歸去月三更，薄酒醒來愁萬緒。孤燈翳翳昏如霧，枕上依稀聞笑語。惡嫌春夢不分明，忘了與伊相見處。

驀山溪

○言行騎經過也。

○元稹會真記崔氏與張生詩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千回懶下牀；不爲旁人羞不見，爲郎憔悴却羞郎。』

樓前疎柳，柳外無窮路。翠色四天垂，數峯青高城闌處。江湖病眼，偏向此山明，愁無語。空凝竚。兩兩昏鴉去。
平康巷陌，[○]往事如花雨。十載卻歸來，倦追尋酒旗戲鼓。今宵幸有人似月嬋娟，霞袖舉，杯深注，一曲黃金縷。

關河令

秋陰時作，漸向暝變。一庭淒冷。佇聽寒聲，雲深無鴈影。更深，人去，寂靜，但照壁孤燈相映。酒已都醒，如何消夜永？

萬里春

千紅萬翠，簇定清明天氣。爲憐他種種清香，好難爲不醉。我愛深如你；我心在

○唐時長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也。

個人心裏。便相看老卻春風，莫無些歡意。

解蹀躞秋思

候館丹楓吹盡，○面旋隨風舞。夜寒霜月飛來伴孤旅。還是獨擁秋衾，夢餘酒困都醒，○滿懷離苦。甚情緒！深念凌波微步，○幽房暗相遇。淚珠都作秋宵枕前雨。此恨音驛難通，○待憑征鴈歸時，帶將愁去。

六么令重陽

○候館^{△△}有樓可觀望者。此處言驛舍之館也。

○言夢醒醉解也。

○凌波^{△△△△}微步，曹植洛神賦中狀洛神之語。

○音驛猶言郵書也。

快風收雨，亭館清殘燠。池光靜橫秋影；岸柳如新沐。聞道宜城酒美，昨日新醅熟。輕鑣相逐，衝泥策馬，來折東籬半開菊。○華堂花豔對列，一一驚郎目。○歌韻巧，共泉聲間雜琮琤玉。惆悵周郎已老，莫唱當時曲。幽歡難卜；明年誰健，更把茱萸再三囑。○

滿路花

簾烘淚雨乾，酒壓愁城破。冰壺防飲渴，培殘火。朱消粉退，絕勝新梳裹。不是寒宵

○陶潛雜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梁武帝襄陽歌云：『大堤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續齊諧記載費長房告桓景九月九日有災，宜令家人作囊盛茱萸繫臂以避之。九日登高

佩茱萸本此。杜甫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短，日上三竿，殢人猶要同臥。如今多病，寂寞章臺左。○黃昏風弄雪，門深鎖。蘭房密愛，萬種思量過。也須知有我，著甚情悰，你但忘了人呵！

尉遲杯離別

隋堤路，○漸日晚，密靄生深樹，陰陰淡月籠沙，還宿河橋深處。無情畫舸，都不管煙波隔南浦。等行人醉擁重衾，載將離恨歸去。因念舊客京華，長偎傍疏林小檻歡聚。冶葉倡條俱相識，○仍慣見珠歌翠舞。如今向漁村水驛，夜如歲，焚香獨自語。有何人念我無憀？夢魂凝想鴛侶。

○漢有章臺街，街蓋在章臺下。此處但言繁華之區也。

○隋煬帝疏洛爲河，抵江都，沿河築堤種柳，謂之隋堤。

○冶葉倡條本言柔嫩之枝葉，此言嬌女也。

慶春宮宮口悲秋

雲接平岡，山圍寒野，路回漸轉孤城。衰柳啼鴉，驚風驅鴈，動人一片秋聲。倦途休
駕，淡煙裏微茫見星。塵埃憔悴，生怕黃昏離思牽縈。華堂舊日逢迎，花豔參
差，○香霧飄零。絃管當頭，偏憐嬌鳳，夜深簧暖笙清。眼波傳意，恨密約忽忽未成。
許多煩惱，只爲當時一餉留情。

滿江紅春閨

晝日移陰，攬衣起，春帷睡足。臨寶鑑，綠雲撩亂，未攏妝束。蝶粉蜂黃都褪了，枕痕
一線紅生肉。背畫欄脈脈悄無言，尋碁局。重會面，猶未卜，無限事，縈心曲。想秦

○花豔言歌妓也。

箏依舊，尙鳴金屋。芳草連天迷遠望，寶香薰被成孤宿。最苦是蝴蝶滿園飛，無心撲。

西河金陵懷古

佳麗地，南朝盛事誰記？山圍故國，○繞清江髻鬟對起，○怒濤寂寞打孤城，風檣遙度天際。斷崖樹，猶倒倚；莫愁艇子曾繫。○空餘舊迹，鬱蒼蒼，霧沈半壘。夜深

○劉禹錫金陵詩云：「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髻鬟狀青山也。

○莫愁古女子，善歌謠。樂府詩云：「莫愁在何處？住在石城西。艇子折兩漿，催送莫愁來。」

月過女牆來，賞心東望淮水。○酒旗戲鼓甚處市？想依稀王謝鄰里。○燕子不知何世，入尋常巷陌人家，相對如說興亡斜陽裏。

一寸金 江路

州夾蒼崖，下枕江山是城郭。望海霞接日，紅翻水面，晴風吹草，青搖山脚。波暖鳧鷖作；沙痕退，夜潮正落。疏林外，一點炊煙，渡口參差正寥廓。自歎勞生，經年何事京華信漂泊。念渚蒲汀柳，空歸閒夢，風輪雨檝，終辜前約。情景牽心眼，流連處，利名易薄。回頭謝冶葉倡條，便入漁釣樂。

○賞心亭，在金陵，宋丁謂所作。

○王謝皆晉世豪貴之族，所居在金陵，名烏衣巷。劉禹錫烏衣巷詩云：『朱雀橋邊野草花，烏

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瑞鶴仙

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斂餘紅，猶戀孤城欄角。淩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鶯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早暮，上馬誰扶，醒眠朱閣。驚飆動幕，扶殘醉，繞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卻，猶喜洞天自樂。

浪淘沙慢

恨別

○淩波步弱指送客時所攜妓也。

○言酒醉被扶歸，醒來知眠妓所也。

○紅藥芍藥也。

曉陰重，霜凋岸草，霧隱城堞。南陌脂車待發，東門帳飲乍闕。○正拂面垂楊堪攬結；掩紅淚玉手親折。念漢浦離鴻去何許，經時信音絕。情切，望中地遠天闊。向露冷風清無人處，耿耿寒漏咽。嗟萬事難忘，惟是輕別。翠尊未竭，憑斷雲留取西樓殘月。羅帶光消紋衾疊。連環解，舊香頓歇。怨歌永，瓊壺敲盡缺。○恨春去不與人期，弄夜色空餘滿地梨花雪。

南鄉子

晨色動妝樓，短燭熒熒悄未收。自在開簾風不定，颼颼；池面冰澌趁水流。早起

○帳飲就道上設帳餞別也。

○晉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口盡缺。

怯梳頭，欲挽雲鬟又卻休。不會沈吟思底事，凝眸，兩點春山滿鏡愁。○

又撥燕巢

輕軟舞時腰。初學吹笙苦未調。誰遣有情知事早？相撩，暗舉羅巾遠見招。癡駭一團嬌；自折長條撥燕巢。不道有人潛看著；從教，掉下鬟心與鳳翹。○

浣溪沙

不爲蕭娘舊約寒，何因容易別長安？預愁衣上粉痕乾。幽閣深沈燈焰喜；小壚鄰近酒杯寬。爲君門外脫歸鞍。

○春山言眉也。

○鳳翹首飾也。

又

薄薄紗幮望似空，簾紋如水浸芙蓉，起來嬌眼未惺忪。
強整羅衣攬皓腕，更將
紈扇掩酥胸。羞郎何事面微紅？

又

爭挽桐花兩鬢垂，小妝弄影照清池，出簾踏襪趁蜂兒。
跳脫添金雙腕重，^①琵琶破撥四絃悲。夜寒誰肯翦春衣？

又

雨過殘紅溼未飛，珠簾一行透斜暉，游蜂釀蜜竊香歸。
金屋無人風竹亂，衣篝

①跳脫^{△△}腕釧也。

盡日水沈微。○一春須有憶人時。

又

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
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
新筍已成堂下竹，○落

又

日薄塵飛官路平，眼前喜見汴河傾。地遙人倦莫兼程。
下馬先尋題壁字；出門

○簪[△]薰衣器也。水沈[△]香也。

○已[△]，毛本作『看』。

○上[△]，毛本作『入』。

閒記勝村名。早收燈火夢傾城。

又

倉向津亭擁去車，不辭泥雨濺羅襦。淚多脂粉了無餘。酒釀未須令客醉。路長終是少人扶。早教幽夢到華胥。○

點絳脣

遼鶴歸來，○故鄉多少傷心地。寸書不寄，魚浪空千里。憑仗桃根，○說與淒涼。

○黃帝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欲。見列子。

○搜神後記載丁令威學道成仙，後化鶴歸遼，集華表柱云：『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壘壘！』

○桃[△]根爲桃葉之妹，此處指所懷念者之妹也。

意愁無際，舊時衣袂，猶有東門淚。①

又

征騎初停，酒行莫放離歌舉。柳汀煙浦，看盡江南路。
苦恨斜陽冉冉，催人去。空
回顧，淡煙橫素，不見揚鞭處。

又

臺上披襟，快風一瞬收殘雨。柳絲輕舉，蛛網黏飛絮。
極目平蕪，應是春歸處。愁
凝竚，楚歌聲苦，村落黃昏鼓。

夜游宮秋暮晚景

①言別淚也。漢疏廣疏受辭官歸，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葉下斜陽照水，捲輕浪沈沈千里。橋上酸風射眸子。立多時，看黃昏燈火市。古屋寒窗底，聽幾片井桐飛墜。不戀單衾再三起，有誰知，爲『蕭娘』書一紙？①

一落索

眉共春山爭秀，可憐長皺。莫將清淚溼花枝，恐花也如人瘦。清潤玉簫閒久，知音稀有。欲知日日倚欄愁，但問取亭前柳。

又

杜宇思歸聲苦，和春催去。倚欄一霎酒旗風，任撲面桃花雨。目斷隴雲江樹，難逢尺素。落霞隱隱日平西，料想是分攜處。

①唐楊巨源崔娘詩云：『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此蕭娘蓋女子之泛稱也。

迎春樂 攤妓

人人花豔明春柳。○憶筵上偷攜手，趁歌停舞罷來相就。『醒醒箇，無些酒。』○
比目香囊新刺繡，連隔坐一時薰透。爲甚月中歸，長是他隨車後？

虞美人

燈前欲去仍留戀，腸斷朱扉遠。未須紅雨洗香顚，待得薔薇花謝便歸來。舞腰
歌板閒時按，一任旁人看。金爐應見舊殘煤，莫使恩情容易似寒灰。

又

○人人猶言『箇人』而意較昵。

○此箇字當今語『罷』。無些酒言無多酒也。

廉纖小雨池塘徧，細點看萍面。一雙燕子守朱門。比似尋常時候，易黃昏。
酒泛浮香絮，細作更闌語。相將羈思亂如雲。又是一窗燈影，兩愁人。

又

疏籬曲徑田家小。雲樹開清曉。天寒山色有無中。野外一聲鐘起，送孤篷。
策馬尋亭堠，愁抱惟宜酒。菰蒲睡鴨占陂塘。縱被行人驚散，又成雙。

紅窗迥

幾日來真個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被風搖碎。擁春醒乍起。有個
人人生得濟楚，○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人人意同『人』而較呢。濟楚體態端正也。